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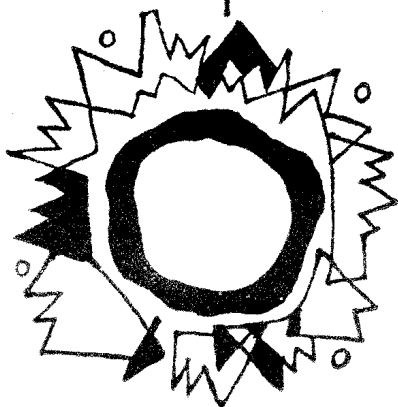
潘汉年杂文选

陈漱渝 武在平 编

贈送掛曆表框

2008 年 1 月 1 日

陈漱渝 武在平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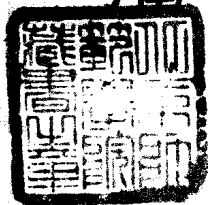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0441

潘汉年杂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060441

潘汉年杂文选

陈漱渝 武在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插页3 字数92,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70

书号: 10151·889

定价: 1.05元

目 录

十字街头

冤哉诗人!	3
我走进通信图书馆.....	5
新出的《狂飙周刊》	7
毁誉与本刊.....	9
极刑问题.....	11
爱国的先生们到那里去了.....	12
又是投壶.....	14
仍恐有伤风化.....	15
对空炉说空话.....	17
汪先生悔不当初.....	23
吴稚晖先生诚有先见之明.....	25
禁止白话文与切切毋违此令.....	27
普天共庆.....	29
亚细亚主义二次光顾大中国.....	30
刀砧上的青年.....	32
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	33

古城中之国灵丹.....	36
滑头一下.....	39
血淋淋的头.....	42
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	45
反赤声中之出版界.....	47
张竞生之迁怒周作人.....	49
女侦探.....	52
又多了一种党阀.....	54
南京事件.....	56
共产余毒与吴稚晖.....	58
悲夫，本刊放屁之末日将至！	61
割奶塞阴户.....	62
爱国先生的真革命.....	65
徐志摩告状.....	67
不敢下笔.....	69

上 下 古 今

题解.....	75
东北三宝.....	77
从兵农合一到兵官合一.....	80
热河上不上冻？	83
盗宝与藏经.....	85
丰收，丰收！	88
翻版文章.....	90

身在曹营心在汉？	92
两袖清风	94
损失和赔偿	96
千古伤心文化人	99
吴清源的国籍问题	102
神仙、老虎、狗	104
生与死	106
“禁”的哲学	108
胜利者的姿态	111
笑话两则	113
审奸难	115
纳粹遗嘱	118
骆驼、象、牛	120
彼快乐前车之鉴	123
警犬的嗅觉	126
左拉时代与闻一多	128
内幕新闻的内幕	131
“此身只当从军死”	136
谨防扒窃	139
康熙皇帝的出巡	142
贪污今古	147
从舰艇走私说起	150
编后记	152

十字街头

冤哉诗人！

事情竟有这样凑巧，南方死了一个白采^①，不久北京又死了一个刘梦苇^②。他俩生前都做不少诗和小说，并且都曾发表在国内有名的刊物上过的，并且还都有单行本的。现在死了，实在是很平常的一回事，不料他们的朋友们（？）马上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的到处“呜呼，哀哉”！而且马上替他俩捐上头衔：称白采是飘泊诗人，称刘梦苇是薄命诗人！

纪念白采的朋友们呢，只晓得报告他桌子上摆过一口小小的红棺材，曾经掘起一个死人的脑壳藏在箱子里……只要如此，白采便是“飘泊诗人”了。然而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被他的小红棺材死人脑壳迷着了，非特没有人称他诗人，连谈谈他的诗的朋友都找不着一个！“呜

① 白采（1894—1926），原名童汉章，江西高安人。白采是他二十年代所用的名字，同时号吐凤或受之。代表作为长诗《羸疾者的爱》。此外还有《白采的小说第一集》、《绝俗楼我辈语》等。

② 刘梦苇（1900—1926），原名国钧。湖南安乡人。新月派诗人。

呼”白采！假如真有阴魂存在的话，我想你一定要觉得遍体肉麻！

纪念刘梦苇的朋友们呢，更比他们聪敏，只说梦苇是如何贫穷，梦苇是曾经和他到过“读诗会”，而且总是梦苇第一个先到，……不幸不幸，他短命死了，因此也捐一个头衔，曰“薄命诗人”。还有和他常见面的锦明^①先生也者，更进步一点，居然在赫赫有名《文学周报》上不称他“薄命诗人”，而把他比做箕茨^②，陶孙，查托登，啊，为甚不称他是但丁，雪莱呢？唉，梦苇，我想你遍身的肉比白采还要发麻！

死是伟大而且幸福的，死了以后有人捐头衔，有人闭着眼睛“痛哭流涕”的狂叫“飘泊诗人”，“薄命诗人”，虽然自己的作品人家可以不看，便有朋友把“天才”诗人加到身上来了！身前有作品而不得荣誉的朋友们呀，请你耐性等到“死”字来临，便有你的朋友为你“出锋”了！但是你死的时候不好太老，最好要像白采，刘梦苇！

不把朋友的作品下一番真实的研究和批评，便“胡里胡涂”为死者“捧腿”，实在不啻上海人的用汽车，马车大出丧。冤哉死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

（原载1926年11月1日《幻洲》一卷三期）

① 锦明，即黎锦明，一九〇六年生。湖南湘潭人。小说家。

② 箕茨，通译为济慈。

我走进通信图书馆

我走进通信图书馆，便像徘徊陈列着山珍海味的厨房里一般，有叫我走不开，留不得的情况。几个服务商界的青年朋友，朝晚聚在一起经营这个小小的图书馆，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功绩，比蒋介石的北伐还伟大。第一，他们是自己感觉到智识饥荒而想到朋友想到全中国的青年的看书而倡办这个图书馆；第二，他们背后没有慈善家和资本家用金钱来驱使他们做这番伟大的工作；第三，他们都是穷忙的朋友，然而什么都是自己动手……这种有益于自己而更有益于别人的事业，我在我们青年朋友的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找遍中国没有正式的图书馆。最近上海添了一个东方图书馆，基金，规模，藏书自然比通信图书馆宏大百倍，但是在历史上讲，东方图书馆在通信图书馆五周年纪念后面开幕；在事业上讲，东方要非“同人”化二个铜子儿买张券坐在里面看，通信图书馆非特在每晚让你不化一个子儿坐在里面看，就是数百里外，几千里外，甚至国外都可以

不用保证而借书看。所以我觉得通信图书馆后面虽然没有
商务印书馆，地位倒超过东方图书馆好几倍！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原载1926年11月1日《幻洲》一卷三期）

新出的《狂飙周刊》^①

最近的一二月中，上海新添了不少刊物，在《幻洲》出版之前有《一般》，《北新》，《趣味》，在《幻洲》以后，有《狂飙》，《火山》等等相继而起，这久已沉寂的上海出版界似乎又热闹起来了。在这几种新刊物之中，我特别要提出《狂飙》来说说。——或者又要遭互相吹捧之嫌了，因为《狂飙》第一期长虹的《走到出版界》曾过分的称道“十字街头”。我们是否互相吹捧，自有态度事实可评，也用不着我申辩。

《狂飙》是长虹主编的，因此内容也很像长虹的个性表现，你初看见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古怪不客气的可怕少年，到你真真认识他以后，就知道他的古怪，不客气是很可爱的了。我们所需的朋友，是不虚伪，不妥协，要骂就骂，要打就打的朋友；我们所爱读的刊物，也是和我们所需要的朋友一样。你翻开最近的新刊物能有几种不说假

① 《狂飙周刊》，高长虹等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话，能有几种赤裸裸地把作者自己要说的话发表出来？在以前还有一份《语丝》，现在的《语丝》，长远勿见很干脆的疑古玄同和鲁迅的文字，增加了一个人说鬼话，假装渊博的江绍原的什么文件，和攒在字纸篓里的刘半农搬出僵尸般的老太婆想哄几个人的什么补记……等等大作，实在一落千丈，失却本来的《语丝》面目，虽然不久以前《申报》的“艺术界”和《北新周刊》曾大为介绍过。——现在我们且看《狂飙》的努力。至于思想和见解各有所异，我不能预先为它“捧腿”！说不定将来它也会和我们吵嘴，我们也会和它争辩。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原载1926年11月1日《幻洲》一卷三期）

毁誉与本刊

办刊物的精神，应当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幻洲》，我不能代表上下两部来说话，我只代表“十字街头”说几句牢骚。一个刊物假如没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

所以虽然有许多朋友来劝我们：“说话圆到一点，文雅一点，至少女人看了要不呕心！”放他妈的屁，我的文字不是供什么女人们消遣的，她爱看就看，不看得了！在笔下故意讨好女读者，顾全大人先生，招应阔少爷们，岂不是南京路上的“快活林”“大罗天”里的堂倌？一进门来一鞠躬，拿帽子，挂斗篷，装着笑脸“请坐，请坐，吃点啥末事”，这种鬼腔，不是故意装出来逢承一般老爷，少爷，太太，奶奶的欢心吗？他们得到的代价是多得几个小酒钱。假如写文章，出刊物也像堂倌们一般的善事逢承读者诸君，倒不如干脆去南京路上当堂倌。

我常想：办一个刊物，能够出到没有一个人要看的时

候，才算成了家，因为他不计毁誉，一味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虽然人家当他是一个白痴，疯子；他的疯语痴话，究竟是不可多得的；至少是超出平凡的一般人的说话！《幻洲》销路已经是一天天好起来，在想做出版家的一方面说是好现象，在真真估计文字的价值方面说是堕落；一种好的刊物的读者，实在是有限的几个人！——话说不要绕得太远，收紧一把讲，就是：

忠告劝我们要顾到读者的喜欢与否的朋友们，下次“免开尊口”！

（原载1926年12月16日《幻洲》一卷六期）